

思想者

国际副刊
专刊

华夏日报社主管主办 2023年11月3日 星期五 本期共8版

刊头题字：谭谈 | 国际标准刊号：ISSN2521-0289 | 数字报：szb.cmpnews.com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投稿邮箱

八方杂谈 hzfk2020@sina.cn
大同世界 sxzsw2021@sina.com
世相百态 sxzxs2023@sina.com
史往鉴来 hzfk2020@sina.cn
华夏星空 sxzsg2022@sina.com

埃莱娜·费兰特《被遗弃的日子》 浅析

■ 周晓恬（浙江）

《被遗弃的日子》是埃莱娜·费兰特继《烦人的爱》之后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依然延续了埃莱娜一如既往的叙事风格，简洁清晰，诚实真挚。

书中的主人公奥尔加身处混乱、无迹可寻以及非理智的情绪和物理空间中，但却与周围的一切浑然一体地呈现出震荡乃至成长的生命理路。《被遗弃的日子》以强大的情绪冲击力和对人物暴露赤裸的心理描写，构建出了一间独属于现代青年知识女性的心房，铺绘出时代女性寻回自我的艰难历程。作者在书中毫不掩饰地解构现代两性婚姻的黑暗和虚无。尽管主人公在愤怒、否认、投降和绝望之间徘徊，但她试图通过探索自己的过去，从而理解自己当下的困境。

《被遗弃的日子》开头，主人公奥尔加就被作者猛然抛掷到了一个异化的空间当中，“四月的一个下午，吃完午饭后，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时间、事件，没有多余辞藻的粘连，剧烈的突转不适宜地被一种冷静克制的语调承托，瞬间呈现出杂乱生活的横断面，小说的引线就此点燃。跟随叙事的转变，小说就语言风格也逐渐升温，快速驶向失控，就像在座刺激的过山车。另一方面，由于埃莱娜独特的同时性写作手法，奥尔加对生活的焦虑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读者的心

情，这是一种纯净的迫近感。

奥尔加仿佛是被撕裂的两端，她在两端之中行走，裂痕滋长蔓生。一端是日久绵长、难以割舍的爱，一端是横遭背叛、无法释怀的恨；一端是迷离幻想的梦境，一端是还未收拾的现实残局；一端是竭力控制情绪的挣扎，一端是无济于事的崩溃。奥尔加在矛盾的生活中不停摇摆，在寻找丈夫与摆脱虚无之间徘徊彷徨。埃莱娜熟练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造成笔下人物意识的紊乱，人物由于处在自身的幻想空间当中，身边物理空间的构造是支离破碎的，因此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大量癫狂纷乱的思绪。埃莱娜进入潜意识的深海，逐步分析和洞察几个月内奥尔加精神崩溃析又重建自我的状态，其发生的行为总是难以预测却又在情理之中。

当奥尔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要去做一个真实、坚强的女性时，作者巧妙安排马里奥的出场，“我很讨厌詹尼，伊拉莉亚也让我受不了”，这句话正好道出了中年男性对一段婚姻走向虚无时候的选择和逃避。他无法从虚无当中看到希望，而是选择了另一具身体来寄托自己未尽的情绪。然而此时的奥尔加已经开始真正朝着一个知识女性，朝着一个写作的女性去接近和开始，这本书的结束就是奥尔加新的开

始。

埃莱娜的小说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私人性的，是因为她善于在书中袒露几乎锐利、赤裸的人物内心想法，为读者提供一种清晰、简洁、无杂的状态描绘。比如奥尔加被好友莱雅邀请到家里作客，她的心情是这样的：“我想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类似这样的夜晚，出现在陌生人家里，扮演一个需要重建生活的女人，受那些不幸已婚的女人支配，她们急迫地推荐她们觉得迷人的男人。”非常露骨而真实的埃莱娜式描述。

谈到埃莱娜的小说，不得不提的就是书中精彩的母女关系描写。《烦人的爱》当中呈现出的复杂母女之爱就是与当时女性主义及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被遗弃的日子》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一段破碎后重建的母女关系。母女二人或许是共同拥有了一段糟糕的心路历程，最后母女关系的修复是非常和平而温情的。

《被遗弃的日子》是对“她”的塑造和重建。当下，面对“女性”一词所指与能指的割裂，埃莱娜的写作以最真实的面孔从原始的人类生命中汲取力量，完成了一次自我，甚至可以说全女性的重塑：宁可痛苦地活着，也不要麻木地屈服。

以诗意书写生活

——读艾华林诗集《当我卑微无名时》

■ 陈婉红（浙江）

几年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流传甚广，寄托了无数人的美好理想与向往。生活是苦乐共存的，在眼前的磨难与艰辛里，诗和远方是自己创造的，当我读艾华林的诗歌时，我如是想。命运，它会赋予每个人不同的生存哲学和人生意义。

艾华林曾经说过，“生活并不只有苦难和泪水，还有阳光和微笑，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勇气，视线不同，风景自然迥异。”他完全颠覆了我对打工诗人的认识，他将艰辛的打工生活与古典诗歌浪漫而诗意的血脉传统打通了。欧阳白教授对他评价有言“读他的诗歌时时能读

出了朵朵生活里的诗意的花。诗人的成长经历、修为体悟、艺术涵养以及内在气质都是构成作品风格气度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的所思所想都会嵌在他的文字里。雾里看花、流水潺潺、油纸伞、旗袍、春雨、垂柳、青山、月色、星空、云海……种种静谧细腻浩瀚的意象经常出现在他的诗稿里。他的诗集中，不乏有外乡打工、为生计忙活的生存境况型的创作，但更多的，是乡愁，是人生追求，是生活所思，他的写作视域逐步扩张不再受打工诗的标签所限，不再受地域时空限制，诗歌，愈发纯粹。

结合艾华林的人生经历，他曾经在武警部队锻造，因此他的本质性带着坚强刚毅，但在努力生活、寻找梦中桃花源的过程中，他携有最柔情细腻的情感，含蓄

出了朵朵生活里的诗意的花。

诗人的成长经历、修为体悟、艺术涵养以及内在气质都是构成作品风格气度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的所思所想都会嵌在他的文字里。雾里看花、流水潺潺、油纸伞、旗袍、春雨、垂柳、青山、月色、星空、云海……种种静谧细腻浩瀚的意象经常出现在他的诗稿里。他的诗集中，不乏有外乡打工、为生计忙活的生存境况型的创作，但更多的，是乡愁，是人生追求，是生活所思，他的写作视域逐步扩张不再受打工诗的标签所限，不再受地域时空限制，诗歌，愈发纯粹。

纯粹的细腻又带出艾华林诗歌的另一个特点——画面感很

强。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物象，在阅读诗歌时，我的眼前总是能够浮现出他所描绘的画面，也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境。如《西塘如湖》中“春水一汪，荷塘半亩，垂柳三尺/七八个采莲女，泊船在水中央”，几个数词，几个搭配的量词，眼前就有了生动的西塘景象与采莲画面；又如《梦里水乡》中“一把油纸伞，一袭青釉的旗袍，信步款款/走过曲榭廊桥，就演出了唐诗的韵味”，仿佛就看见了江南女子悠悠地散步长廊，与天青色的幕布融为一体。这些有质感的语言串起了画面，把读者引入绝佳的“境”。恰如《走读河伯岭》“站在河伯岭的山头/看鸟雀成群的飞/看流云慢悠悠地远去/再看看白云下面的自己/我突然觉得，我的天空好辽阔啊”，以意象为铺垫，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走向广阔之境。以“境”而生，文字之外寄情其中，读者又能从贴近现实生活的诗歌里感受到众多深刻的、纯粹的、前瞻的东西，婉转流畅不失深意。

在阅读艾华林这些诗的过程中，我又感受到了若隐若现的熟悉感。他写现代诗，化用了许多传统诗词，熟悉戴望舒、海子、洛夫、余光中等现代诗人的艺术心法。我想，打工诗人的画风，不论是“望文生义”式的理解也好，还是他人有之的刻板印象也好，给人的感觉是现代的，是车间，是工厂，是螺丝，是房贷，是苦难……但是艾华林的诗歌里，是古典。张继、李白、王维、崔颢等都出现在他的诗歌里，枫桥、乌啼、南归、黄鹤楼……有形无形意皆在，这与他“做诗人梦，读了很多古诗”脱不开关系，他将自己能读到的古诗抄在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上，放牛、砍柴、喂猪都带着，山间林里都是他读书的身影，正是有这样的源头滋补着，所以艾华林能写出独特一份的打工派诗歌，杂糅了现代与古典，别有一派风味。“淡蓝色的天空下/空悠悠的白云/载着诗人千年的梦/跑过连绵起伏的高山/黄鹤踪影全无/乡关无处可寻——”。此地没有“黄鹤楼”，此地没有“鹦鹉洲”，此地没有“汉阳树”；“但此刻，在土司王朝的旧址上/在日暮的余光中/我仍有崔颢一样的乡愁”。（艾华林《五一登程子山》）含蓄蕴藉的艺术手法描摹的诗行字面下，包藏了汪洋恣肆的情感。

张爱玲曾说过，“我们高举双手，不是为了摘取星辰，是为了保持一种向上的姿势。”艾华林就是这样。“就算诗树不会开花/我也会保持应有的期待/让生命悄然前行”，是他写的《信念》一诗，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的生命节奏。

艾华林的诗歌，大多都是柔和坚韧又积极乐观的。如《珍珠》“醒了。我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跪下去/无视于上天的垂询和怜悯”；如《信念》“假如世界没有了光明/我愿意优雅地沉沦/像雪花融入大地/像羽毛飞向天空”；即使也有书写生命艰苦的笔触，足够沉重但不沉郁，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如《这些年》“第一次被老板炒鱿鱼时/我听到了灵魂撕裂的声音/春风吹，柳枝摇/我感觉村头的槐花孤独地开了。”春风柳枝象征生机，与“槐花孤独地开了”置于一篇里，不显得奇怪，春风的略微生气冲淡了家乡槐花独开营造的伤感。“在一个雨后的黄昏/我才意识到心中若有若无的悲伤”以景带情，引出这股淡淡的似有若无的感伤，悲却不至于痛。

也很少见打工诗人写出如此佛性的诗歌。参禅悟道是艾华林的又一人生轨迹，他会写“把自己隐起来，不是想逃避什么/沉睡深乡，是想把内心的种子焐熟/从淤泥里出来，到娉婷尘世/她不染风尘，不着风霜/一旦开莲，便参透了人生”（《睡莲》）；“一开始，他便被黑夜所牵引/在寂寥的时光里，他一往无前/走向虚无，黑夜之光，照着他/这是一个怀抱莲花的人/他内心干净、纯洁，像一只野性/未泯的小兽，时刻准备着突破/世俗的樊篱”（《向死而生》），这是禅道造景，虚实相生，果真是佛光普照，融融泄泄的一番姿态。“在心里点一盏灯，远离虚无，远离颠倒梦想/心无挂碍，就不会被虚无所缚/我记得，菩萨是这样开示我们的/父亲也是这样敲打我们的”（《给父亲》）；“黄昏，去神滩/是想碰碰那位假

下转 10 版

责任编辑 | 张存猛 艾华林 校对 | 卢路